

## 方言也是一种乡愁

陆盛

人们常说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常州金坛人,习惯讲金坛方言。可是,金坛方言有点复杂。它不仅有本土方言,还夹着溧阳方言、丹阳方言、江北方言……而且本土方言又分金坛东门外以“得”“头”用语和本地平常用语。

从我记事起,一直都是方言交流。上学后发现老师课外和我们一样都是满口纯正的方言,一到课堂老师又改讲“国语”(后来得知叫普通话)。当时,不明白怎么回事,只知道老师要求除了上课回答问题、读课文或背书时一律用普通话外,其他时间没有硬性规定,自由选择。那个年代听到某某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就感觉了不起,是个有文化的人。于是,从读书起为了做个有文化的人,我不断地努力,普通话表达能力渐渐提高。“金坛普通话”用来发言不够标准,但在当时已经不错了。

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一年后,一张入伍通知书将我送到东北的部队。部队的官兵来自五湖四海,大家都用带有家乡味的普通话交流。当然,老乡之间说话聊天那是另一番景象。

一天,我去一起入伍的同乡班里串门,他的副班长和他的老乡唠得特别起劲,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,只见副班长笑得十分灿烂。但我没敢笑,一个外人,没资格随便地加入别人那爽朗的笑谈里。期间,副班长一会儿眉飞色舞,一会儿又一脸严肃。既然如此,我和同乡也用方言聊了起来。聊着聊着,副班长反过来注视着我俩说话,并说道:“啥玩意儿,我一句没听懂。”我立马回道:“彼此、彼此……”后来得知副班长是吉林延边人,他俩讲的是朝鲜语。

过了几天,几个同乡来看我,讲的全是家乡话。大家你一句,我一句,说得格外开心。待在屋里的班长不乐意,他一本正经地说道:“以后在班里不能说方言,叽里哇啦的根本听不懂!”之后,我们约定俗成,除了同乡在一起讲方言,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大家都讲普通话。

东北是普通话的摇篮,而我在摇篮中又得到了部队的熏陶,普通话进步不小,这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从部队回到地方从事管理工作。在那个普通话并不十分“畅销”的年代,我的普通话也随之搁置起来。记得有一次乡政府召开“抢救抢救”三级干部动员大会,先是由党委副书记照本宣科念完了讲话稿,台下掌声稀稀拉拉。当主抓农业的副乡长拿起话筒脱稿讲话,满口方言,台下却掌声雷动。当时,我觉得好奇,便悄悄地向身边的人,他们告诉我:副乡长的讲话实在、耐听、接地气,特别是讲方言,听起来带劲,一下子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,人情味十足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明白了方言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,连着老百姓的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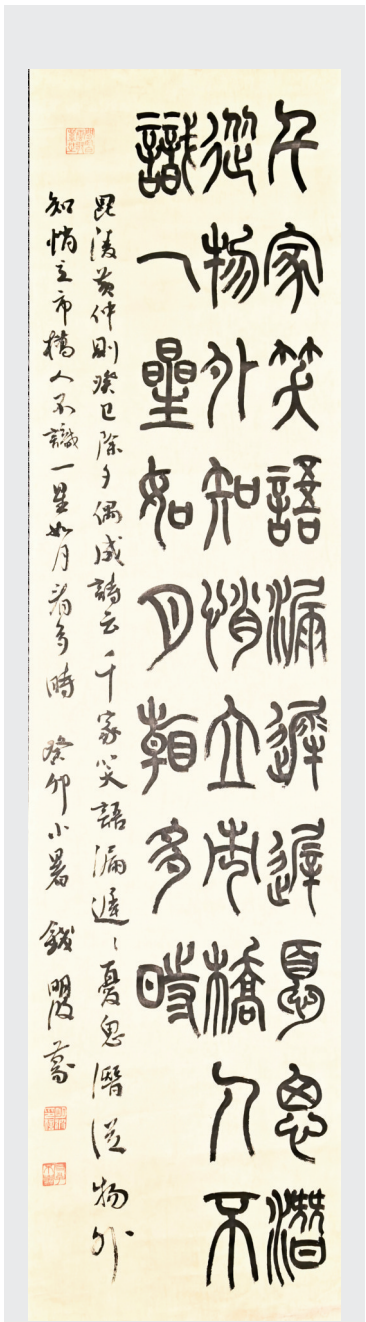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,连续不断的红头文件下发到各级部门,要求大家讲好普通话。学习普通话一度作为工作考核目标,达不到标准的公务人员必须参加培训。从此,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和对外服务窗口率先以普通话接待老百姓。加之外来人员的增加,讲普通话的地方越来越多。虽然本地的原住民依旧还是方言,但“90后”“00后”大部分都讲普通话。学校更是如此,方言几乎成了真空地带。学生之间,学生与家长交流多用普通话。一些老人为了融入其中,也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与小辈互动。

我和老伴曾经尝试教孙子学讲方言,但收效甚微。不过,孙子能听懂我们的方言。有一年暑假,儿子下班回到家里,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是儿媳的生日,老伴先是一愣,接着说道:“稍等一会儿吃晚饭,我来加几道菜。”说干就干,没多久,香喷喷的饭菜一汤子全部登场。老伴召唤着开饭。儿子见到饭桌上正冒着热气的菜肴,突然冒出一句金坛方言:“呀呀(爷爷),今啊头(今天)迈迈(奶奶)刷刮的(干活、说话麻利的意思)!”尽管听起来有点别扭,但总算听到孙子开口讲金坛方言,很是开心。

有一年出差,我坐在长春龙嘉堡机场的候机大厅,灌进耳朵的全

是普通话。我过了安检,便在座位上看书。看着看着,突然,传来熟悉的方言:“老头得(老头子),佛要冲盹(不要打瞌睡),麻散登几得(马上登机了)!”方言在空气中扩散,越听越觉得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对话,而是乡愁,是思念家乡的那种感觉。顺着声音寻去,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一男一女还在嘀咕,我有点小激动,走过去和他们搭讪,对方一听是老乡,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……

方言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,更是一种地方文化,它不但蕴含着浓浓的乡愁和地方特色,而且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。当我们提倡推广普通话的同时,也应该重视和留住方言。



黄钟则诗《癸巳除夕偶成其一》(书法) 钱明波

释文:千家笑語漏遲遲, 憂患潛從物外知。 悄立市橋人不識, 一星如月看多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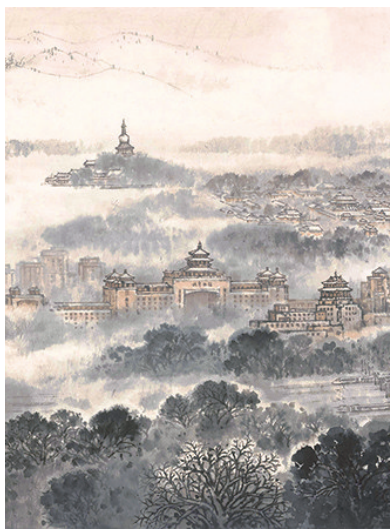


24节气之大寒 (篆刻) 李爽

上世纪90年代,每到放寒假时,像我这样入职不满三年的青年教师,都会被倪校长安排一项“特殊任务”:跟着工会主席陈老师去退休老教师家中慰问,体现组织与工会的关怀。学校经费有限,倪校长想方设法,筹集了每人100元慰问金,交给陈老师采办年货,送给那些住在狭窄筒子楼里的老教师。校长笑着说:“希望你尽数把钱花完,让老教师们眼前一亮。”

当时,常规节礼是一袋米、一桶油外加一箱牛奶,不动脑筋就可以将100元花完,但陈老师显然不愿意这么做。

我们三位青年教师,坐在学校仅有的一辆小面包车上,跟着陈老师四处采买慰问年礼。很快,陈老师买了核桃仁、芝麻云片糕、桂花藕粉、炒青绿茶,装在小网兜里的5斤红橘,还有每人一顶弹力绒线帽。那年月,物价低,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,100元的预



童年时住在一个江南的小山村里,山村脚下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池塘,这些池塘里的清泉不仅方便了村民的生活,更为四季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。

我对这些清清的池塘情有独钟,春日可赏碧水,夏日可洗冷浴,秋日可以垂钓。到了冬天,山村热闹的冬捕就开始了,这一天是山村的节日,那水里跳跃的鱼,岸边喧哗的人声,分鱼时欢闹的场景,至今难忘。

那些年,池塘都属于村集体的,水里面游荡的鱼也是集体的,平时不得捕捉,鱼都要留到过年打捞上来,平均分到每家每户。“年年有鱼”是大家盼望的好兆头,所以冬捕便成了年前的大事,马虎不得。

冬捕有两种方式,不规则的池塘一般采用“干塘”方式,就是将池塘里的水抽干,竭泽而渔。长形的池塘,则用拖网拖鱼,大点的鱼基本上能一网打尽。

我们且不说拖鱼,毕竟这比不上大江大湖的冬捕,只说“干塘”。“干塘”首先要准备好水泵,记得那时的水泵都是用铁管做的,一截铁管深埋在池塘最深处,以便将池塘里的水抽干,抽上来的水通过另一截铁管灌溉到麦田里,或直接翻进旁边的池塘储备使用。

“干塘”一般是从晚上就开始了。

我出生在溧阳农村,三三三两散落于村里村外小丘似的稻草堆,是我难以忘怀的儿时记忆之一。

那时候农村烧饭用土灶,稻草是灶堂里最常见的燃料。稻草不仅是燃料,搓草绳编草鞋需要它,家里漏雨修葺屋顶需要它,寒风刺骨时棉絮下要先铺上它,老牛过冬要靠它充饥,甚至过年家里来了远方的亲戚,打个地铺都离不开它。

生产队时期,稻子收完后,就把稻草扎成一个个草捆,摆放在稻田里或田埂上,任由风吹日晒,待草捆干透时,麦子、油菜也种下了,队里便抽出人手堆草堆。

虽说堆草堆是农民的基本功,却并非人人都能把草堆堆好。不会堆的人,只能做个搬运工打下手。有经验的农人堆出的草堆,常常是脊背高耸,两端翘起,既利于雨水往下滴,又比较美观。这样的草堆,一个连着一个,简直就是农民写在大地上的诗行。

听我们村最会堆草堆的银贵伯伯说,其实外观美尚在其次,关键是草堆要能抗风、防漏。堆草堆时按照圆柱形将草一层一层地铺上去,要用叉子一遍遍地拍打,等拍实了再堆上一层。一层接着一层,丝毫马虎不得,否则就

## 陈老师的“慰问经”

天凌

算还剩下16块5,陈老师转头开起面包车,一直带着我们朝郊外奔,说要去花鸟批发市场。

数学组的潘青提醒他,“剩下的钱,既不够买一束花,也不够买一只鸟的,况且,某些品种的鸟就像歌唱家,一早就该练嗓子,不见得每位老教师都喜欢。”

陈老师脾气好,笑着回应:“你的顾虑,我都考虑过。”

到了地方,陈老师反复还价,拿出“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鞍鞞,南市买辔头,北市买长鞭”的劲头来,务必要把价格的水分都挤掉,最后,他替每位老教师买了一个接近球形的大肚子水培瓶,一丛水培的白掌或绿萝,紧接着,令我们目瞪口呆的操作出现了——他将20只水培瓶整齐地装在纸箱里,又去了花鸟市场的二楼,替每位老师买了两条草金鱼。这种小金鱼整体上呈米白色,鱼身上有着喜

庆的橘红色斑点,每一条都不一样,据卖鱼的老板说,这是所有金鱼中最好养的一种,是由野鲫鱼杂交演变而来,继承了鲫鱼皮实耐养的特性,对水质和氧气的含量要求都不高,还比较耐寒。这活泼畅游的40条小鱼装在巨大的塑料袋里,正当我们疑惑这鱼该养在哪里时,陈老师轻轻拎起水培植物,把金鱼依次放进了大肚子水培瓶里,忽然,两条小鱼就围绕水培植物银白或浅绿的根系打起圈圈,让人“眼前一亮”。原来,陈老师一早就设想过,要小金鱼找这样的家!

挨家慰问前,陈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了任务:要向书法好的老教师们求个斗方、对联、横批,回去贴在办公室和学生宿舍的门上。他反复叮嘱说:“谁也不差这点慰问品,前辈们盼的,是大家的惦记,是他们与学校的这份感情有人呼应。”

果然,穿戴一新出来开门的老教师们,接过了那些仿佛是贴心女儿置办的礼物,都很感慨,陈老师想得周到啊,待客的茶叶与点心,午后的加餐零食,出门买菜或锻炼要用的防风帽子,应有尽有,更关键的是,一对金鱼在水培圆瓶中往来穿梭,身上喜庆的橘色花斑都不一样,老教师很快就给这新来的宠物起了各种各样的花名:“橘背”“小花帽”“斑马”,还有“骄傲”与“大聪明”。

陈老师把一小包金鱼饵料交给退休教师,教他何时换水,何时喂食,交代饵料一次只能喂几颗,又留了卖金鱼的电话,说若有饲养上的困难,随时可以请教。老教师把他手写的电话号码压在玻璃台板底下,笑道:“人家最多关照到退休员工的物质生活,陈老师还关心我们是否活得快乐,希望我们张开眼睛,能看到小生命的变化,谁的心能有陈老师细呢?”



京杭大运河揽胜图之北京 0.95x20.93米(局部) 国画 高鸣

## 山村鱼香

蒋保林

里的鱼都集中在了一个浅水洼里,挨挨挤挤,村民们都赶了过来,抓鱼的时间到了。

抓鱼的工作一般由村上壮劳力承担,他们带着鱼筐,穿上皮裤,手拿抄网,蜂拥而上,不多时,水洼里的鱼便基本上捞完了。集体捕捞结束后,就是自由捕捞时间,如果你不怕寒冷,不惧淤泥,下塘捕捞,也能捕些漏网之鱼,只不过都是些小鱼小虾。运气好的话,也能抓上几条泥鳅或黄鳝,再不济的话,只能捡些螺蛳和河蚌了。

接下来就是分鱼。分鱼选择地点一般是塘边空旷处,鱼直接堆放在地上。分鱼一般是按户头分的,村里有多少人家就分多少份。先分青鱼和草鱼,争取家家户户都有一条,再分胖头鱼,最后再分鲫鱼和鳊鱼,最后剩下的小鱼直接搭配,以保证每堆分量大致相当。分好了鱼,便开始抽签,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抽到个头大、分量多的人家,一脸欢笑;抽到略次些鱼的人家,就恨自己手气不好。也有些人

家人口少,吃不了那么多鱼,便直接当场交易,约定价格出售,当然比市场上便宜些,毕竟是同村乡亲。分鱼活动总是要到冬日西沉才告一段落,家家户户装上车,回家料理。

那时节,为了过好年,村民分到的鱼都会不得马上吃,大点的青鱼、草鱼和家鱼都要腌制起来,晒干后,过年待客,而分鱼当晚吃的一般都是那些小鱼。

记得,我家杀鱼的事情常由父亲完成,我们兄弟打打下手。鱼洗干净后,烧鱼的事情就交给了二姐,待铁锅烧热后,放上几勺菜油,把鱼身平铺,不一会儿,鱼身金黄,香气四散。此时,二姐放上各种作料,再加些盐菜和萝卜丝,添上水,盖上锅盖,十几分钟后,鱼就烧好了。揭开锅盖,热气弥漫,那扑鼻的鱼香蔓延开来,大家兴奋异常,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毕竟难得吃上鲜美的鱼儿。吃不完的鱼一碗一碗盛起,放入橱柜,第二天就有美味的鱼冻吃了。

山村分鱼的事情过去了几十年,再想起那干塘的夜晚,山村里家家户户鱼香飘荡的日子,就像梦里一样。

## 故乡的稻草堆

虞秀群

各家各户堆好的草堆,犹如一朵朵大蘑菇散落在树木和屋舍间,村庄被淡淡的草香浸润着,格外静谧。妇人们满脸笑容,对未来的日子有了笃定的踏实感,一日三餐,那袅袅不断的炊烟,因此有了着落。寒冬腊月,老人们喜欢趁夜色偷偷往草堆深处藏点粮食,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连老母鸡也会错把草堆认作温柔乡,有次我家一只母鸡连着好多天没下蛋,在母亲授意下,我一路尾随,竟从它匆匆跳出的草堆里摸出5个热乎乎的蛋。

有趣的是,草堆还一度成为农家的脸面。那时人们看农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,最直观的感觉,就是草堆堆得大不大,草多粮就多,日子就好过。我们村有个传说,当年菊花嫂的父母按风俗来我村看人家时,看到刚家门口的草堆就离开了。刚子一家志忑了半天。那边却回话说,看他家的草堆,就知道日子差不了。隔年菊花嫂就嫁到了我们村。

草堆堆得再好,它的价值还在于使用。需要稻草了,大人就让我们到草堆去拔。拔草也有讲究,不能总在一个方向拔,要均匀地拔,防止草堆发生倾斜甚至倒塌。一个冬季过去,草堆们也日渐消瘦,有的甚至踪影全无了。但我们知道,用了没多久,草堆会随季节更迭,重新伫立于树木和屋舍之间。

斗转星移,几十年后的今天,农村土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天然气也取代了稻草,稻草堆和它的温情故事却不时荡漾在我们心头。